

講授自修適用
注音國語文選

斷 クハ

魂 タマ

槍 クサ

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編選
臺灣書店印行

斷魂槍

老舍

(南)

「生命是鬧着玩，事事顯出如此；從前我這麼想，現在我懂得了。」

沙子龍的鑣局已改成客棧。

東方的大夢沒法子不醒了。炮聲壓下去，馬來與印度、

野林中的虎嘯。半醒的人們，揉着眼，禱告着祖先與神，

靈，不大會兒，失去了國土、自由與權利，門外立着不同

面色的人，槍口還熱着。他們的長矛毒弩，花蛇斑彩的

厚盾，都有什麼用呢；連祖先與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靈

了！啊！龍旗的中國也不再神秘，有了火車呀，穿墳過墓的破壞了風水。棗紅色多穗的鑣旗，綠鯊皮的鋼刀，響着串鈴的口馬，江湖上的智慧與黑話，義氣與聲名，連沙子龍，他的武藝，事業，都夢似的變成昨夜的。今天的是火車，快槍，通商與恐怖。聽說，有人還要殺下皇帝的頭呢！

這是走鑣已沒有飯喫，而國術還沒被革命黨與教育家提倡起來的時候。

誰不曉得沙子龍是短瘦，利落，硬棒，兩眼明得像霜夜的大星？可是，現在他身上放了肉。鑣局改了客棧，

他自己在後小院佔着三間北房，大槍立在牆角，院子有
 幾隻樓鴿。只是在夜間，他把小院的門關好，熟習熟習
 他的「五虎斷魂槍」。這條槍與這套槍，二十年的工夫，
 在西北一帶，給他創出來：「神槍沙子龍」——五個字，沒
 遇見過敵手。現在，這條槍與這套槍不會再替他增光顯
 勝了；只是摸摸這涼、滑、硬、而發顫的杆子，使他心中
 少難過一些而已。只有在夜間獨自拿起槍來，纔能相信
 自己還是一「神槍沙」。在白天，他不大談武藝與往事；他
 的世界已被狂風吹了走。
 在他手下創練起來的少年們還時常來找他。他們大

多數是沒落子的，都有點武藝，可是沒地方去用。有的在廟會上賣藝；踢兩趟腿，練套傢伙，翻幾個跟頭，附帶着賣點大力丸，混個三吊兩吊的。有的實在閒不起了，去弄筐果子，或挑些毛豆角，趕早兒在街上論斤吆喝出去。那時候，米賤肉賤，肯賣膀子力氣本來可以混個肚兒圓；他們可是不成：肚量既大，而且得喫口當事兒的；乾饅饅辣餅子嚥不下去。況且他們還時常去走會：五虎棍、開路、太獅少獅——雖然算不了什麼——比起走鑢來——可是到底有個機會活動活動，露露臉。是，走會捧場是買臉的事，他們打扮的得像個樣兒，至少得有

條青縐褲子，新漂白細市布的小褂，和一雙魚鱗酒鞋。
 頂好是青緞子抓脚虎靴子。他們是神槍沙子龍的徒弟，
 雖然沙子龍并不承認——得到處露臉，走會得賠上倆錢，
 說不定還得打場架。沒錢，上沙子龍那裏去求。沙子龍
 不含忽，多少不拘，不讓他們空着手兒走。可是，爲打
 架或獻技去討教一個招數，或是請給說個對子——什麼空
 手奪刀，或虎鉤進槍——沙子龍有時說句笑話，馬虎過去
 ：「教什麼？拿開水澆吧！」有時直接把他們逐出去。他們
 不大明白沙子龍老師是怎麼了，心中也有點不樂意。
 可是，他們到處爲沙子龍老師吹騰！一來是願意使人知

道他們的武藝有真傳授，受過高人的指教；二來是爲激
動沙老師，萬一有人不服氣而找上老師來，老師難道還
不露一兩手真的麼？所以：沙老師一拳就砸倒了個牛！
沙老師一脚把人踢到房上去，井沒使多大的勁！他們誰
也沒見過這種事，但是說着說着，他們相信這是真的了，
有年月，有地方，千真萬確，敢起誓！

王三勝——沙子龍的大夥計——在土地廟拉開了場子，
擺好了傢伙，抹了一鼻子茶葉末色的鼻烟，他掄了幾下
竹節銅鞭，把場子打大一些。放下鞭，沒向四圍作揖，
又着腰念了兩句：「脚踢天下好漢，拳打五路英雄！」向四

圍掃了一眼。鄉親們，王三勝不是賣藝的；玩藝兒會幾套，西北路上走過鑼，會過綠林上的朋友。現在閒着沒事，拉個場子陪諸位玩玩。有愛練的儘管下來，王三勝以武會友，有賞臉的，我陪着。神槍沙子龍是我的師傅；玩藝地道！諸位，有願下來的沒有？他看着，準知道沒有人敢來，他的話硬，可是那條鋼鞭更硬，十八斤重。王三勝，大個子，一臉橫肉，弩着對大黑眼珠，看着四圍。大家不出聲。他脫了小褂，緊了緊深月白的腰裏，把肚子殺進去。給手心一口吐沫，抄起大刀來。「諸位，王三勝先練趟瞧瞧。不白練，練完了，帶着

好的扔幾個；沒錢，給喊個好，助助威。這兒沒生意口。
好，上眼！

大刀靠了身，眼珠弩出多高，臉上绷紧，胸脯子鼓
出像兩塊老樺木根子。一蹶脚，刀橫起，大紅纓子在肩
前擺動。削砍劈撥，蹲越閃轉，手起風生，忽忽直響。
忽然刀在右手心上旋轉，身灣下去，四圍鴉雀無聲，只
有鈴纓輕叫。刀順過來，猛的一蹶脚，身子直挺，比衆
人高着一頭，黑塔似的。收了勢：「諸位！」一手持刀，一
手叉腰，看着四圍。稀稀的扔下幾個銅錢，他點點頭。
「諸位！」他等着，地上依舊是那幾個亮而削薄的銅錢，

外層的人偷偷散去。他嚥了口氣：「沒人懂！」他低聲的說，可是大家全聽見了。

「有工夫！」西北角上一個黃鬍子老頭兒答了話。

「啊？」王三勝好似沒聽明白。

「我說：你——有工夫！」老頭子的語氣很不得人

心。

放下大刀，王三勝隨着大家的頭往西北看。誰也沒
看起這個老人：小乾巴個兒，披着件粗藍布大衫，臉上
窩窩癩癩，眼陷進去很深，嘴上幾根細黃鬍，肩上扛着
條小黃草辮子，有筷子那麼細，而絕對不像筷子那麼直。

順，王三勝可是看出這老傢伙有工夫，腦門亮，眼睛亮，眼眶雖深，眼珠可黑得像兩口小井，深深的閃着黑光。王三勝不怕：他看得出別人有工夫沒有，可更相信自己

的本事，他是沙子龍手下的大將。

「下來玩玩，大叔！」王三勝說得很得體。

點點頭，老頭子往裏走。這一走，四外全笑了。他的胳膊不大動；左脚往前邁，右脚隨着拉上來，一步一步的往前拉扯，身子歪着，像是患過癱瘓病。蹭到場中，把大衫扔在地上，一點沒理會四圍怎樣笑他。

「神槍沙子龍的徒弟，你說？好，讓你使槍吧；我

呢？「老頭子非常乾脆，很傷久想動手。」
人們全回來了，鄰場要狗熊的無論怎樣敲鑼也不中
用了。

「三截棍進槍吧？」王三勝要看老頭子一手，三截棍
不是隨便就拿得起來的傢伙。

老頭子又點點頭，拾起傢伙來。

王三勝弩着眼，抖着槍，臉上十分難看。

老頭子的黑眼珠更深更小了，像兩個香火頭，隨着
面前的槍尖兒轉，王三勝忽然覺得不舒服，那倆黑眼珠
似乎要把槍尖吸進去！四外已圍得風雨不透，大家都覺

得老頭子確是有威。爲躲那對眼睛，王三勝耍了個槍花。老頭子的黃鬍子一動：「請！」王三勝一扣槍，向前躬步，槍尖奔了老頭子的喉頭去，槍纓打了一個紅旋。老人的身子忽然活展了，將身微偏，讓過槍尖，前把一掛，後把擦王三勝的手。拍，拍，兩響，王三勝的槍撒了手。場外叫了好。王三勝連臉帶胸口全紫了；抄起槍來，一個花子，帶槍帶人滾了過來，槍尖奔了老人的中部。老頭子的眼亮得發着黑光：腿輕輕一屈，下把掩襠，上把打着剛要抽回的槍杆；拍，槍又落在地上。場外又是一片彩聲。王三勝流了汗，不再去拾槍，

罵^マ散^{サン}○裏^カ，陪^{トモ}着^テ老^カ頭^カ子^コ往^イ廟^テ外^ニ走^ハ○後^{アト}面^ヲ跟^ツ着^テ不^シ少^ク人^ヲ，他^カ把^ツ他^カ們^ヲ來^カ，似^シ乎^カ是^カ笑^ウ呢^ニ○走^ハ；收^メ了^タ吧^ニ；晚^オ飯^ヲ我^ガ請^ム！」
 王^カ三^サ勝^シ把^ツ兵^{ヘイ}器^キ攏^メ在^ニ一^コ處^ニ，寄^ツ放^ク在^ニ變^{ヘン}戲^キ法^{ハフ}的^ニ二^ニ麻^マ子^シ那^ノ，
 有^ア一^{コト}樣^ニ，你^{キミ}敢^カ會^ヘ會^ヘ沙^カ老^カ師^シ？「別^ナ走^ハ！王^カ三^サ勝^シ擦^ツ着^テ汗^ヲ：「你^{キミ}不^シ離^カ，姓^{セイ}王^カ的^ニ服^ヲ了^タ！可^シ
 王^カ三^サ勝^シ一^{コト}下^ニ：「還^{マデ}得^タ練^{ヘン}哪^ニ，夥^{オホ}計^ケ！大^{オホ}衫^{カミ}搭^ツ在^ニ臂^ヲ上^ニ，他^カ過^ク來^タ拍^ツ了^タ
 弩^サ着^テ眼^ヲ，木^キ在^ニ那^ノ兒^ニ○老^カ頭^カ子^コ扔^ス下^ニ傢^カ伙^ヲ，拾^ツ起^メ大^{オホ}衫^{カミ}，還^{マデ}是^カ
 拉^カ拉^カ腿^ヲ，可^シ是^カ走^ハ得^タ很^{オホ}快^ク了^タ○大^{オホ}衫^{カミ}搭^ツ在^ニ臂^ヲ上^ニ，他^カ過^ク來^タ拍^ツ了^タ

「你老貴姓？」他問。

「姓孫哪？」老頭子的話與人一樣，都那麼乾巴。「愛

練，久想會會沙子龍。」

沙子龍不把你打扁了！王三勝心裏說。他腳底下加

了勁，可是沒把孫老頭落下。他看出來，老頭子的腿是

老走着查拳門中的連跳步；交起手來，必定很快。但是，

無論他怎樣快，沙子龍是沒對手的。準知道孫老頭要喫

虧，他心中痛快了些，放慢了些脚步。

「孫大叔貴處？」

「河間的，小地方。」孫老者也和氣了些：「月棍年刀

一輩子的槍，不容易見工夫！說真的，你那兩手就不壞！」

王三勝頭上的汗又回來了，沒言語。

到了客棧，他心中直跳，唯恐沙老師不在家，他急

於報仇。他知道老師不愛管這種事，師弟們已碰過不少

回釘子，可是他相信這回必定行，他是大夥計，不比那

些毛孩子，再說，人家在廟會上點名叫陣，沙老師還能

丟這個臉嗎？

「三勝，」沙子龍正在牀上看着本封神榜，「有事嗎？」

三勝的臉又紫了，嘴唇動着，說不出話來。

沙子龍坐起來，「怎麼了，三勝？」

「栽了跟頭！」

只打了個不甚長的哈欠，沙老師沒別的表情。

王三勝心中不平，但是不敢發作，他得激動老師：

「姓孫的一個老頭兒，門外等着老師呢，把我的槍，槍，

打掉了兩次！」他知道「槍」字在老師心中有多大分量。沒

等吩咐，他慌忙跑出去。

客人進來，沙子龍在外間屋等着呢。彼此拱手坐下，

他叫三勝去泡茶。三勝希望兩個老人立刻交了手，可是

不能不出茶去。孫老者沒話講，用深藏着的眼睛打量沙

子龍。沙很客氣：

「要是三勝得罪了你，不用理他，年紀還輕。」

孫老者有些失望，可也看出沙子龍的精明。他不知道怎樣好，不能拿一個人的精明斷定他的武藝。「我來領教槍法！」他不由的說出來。

沙子龍沒接碴兒。王三勝提着茶壺進來——急於看人動手，他沒管水開了沒有，就沏在壺中。

「三勝，」沙子龍拿起個茶碗來，「去找小順們去，」天

匯見，陪孫老者吃飯。」

「什麼？」王三勝的眼珠幾乎掉出來。看了看沙子龍的臉，他敢怒而不敢言的說了聲「是啦！」走出去，擻着

大嘴。

「教徒弟不易！」孫老者說。

「我沒收過徒弟。走吧，這個水不開！茶館去喝，

喝餓了就喫。」沙子龍從桌上拿起青緞子搭連，一頭裝着

鼻烟壺，一頭裝着點錢，掛在腰帶上。

「不，我還不餓！」孫老者很堅決，兩個「不」字把小

辮從肩上掄到後邊去。

「說會子話兒。」

「我來爲領教領教槍法。」

「工夫早擱下了，」沙子龍指着身上，「已經放了肉！」

「這麼辦也行！」孫老者深深的看了沙老師一眼：「不比武，教給我那趟五虎斷魂槍。」

「五虎斷魂槍？」沙子龍笑了：「早忘淨了！早忘淨了！告訴你，在我這兒住幾天，咱們逛逛各處，臨走，多送點盤川。」

「我不逛，也用不着錢，我來學藝！」孫老者立起來，「我練趟給你看看，看够得上學藝不够！」一屈腰已到院中，把樓鴿都嚇飛起去。拉開架子，他打了趟查拳：腿快，手飄灑，一個飛脚起去，小瓣兒飄在空中，像從天上落下來一個風箏，快之中，每個架子都擺得穩，準，

利^カ落^カ；來^カ回^カ六^カ趟^カ，把^フ院^イ子^コ滿^{マン}都^ド打^ウ到^ト，走^ウ得^デ圓^{マン}，接^ヒ得^デ緊^{マン}，身^シ子^コ在^ニ一^{イチ}處^{トコロ}，而^ル精^{セイ}神^{シン}貫^{カン}串^ス到^ト四^シ面^{メン}八^{ハツ}方^フ。抱^ウ拳^{ケン}收^{シュ}勢^{セイ}，身^シ兒^ル縮^{シュ}緊^{マン}，好^イ似^シ滿^{マン}院^イ的^ノ亂^{ラン}飛^ヘ的^ノ燕^{エン}子^コ忽^ト然^ニ歸^キ了^{シテ}巢^サ。

「好^イ！好^イ！沙^{シャ}子^コ龍^{リウ}在^ニ階^{カイ}上^ニ點^{テン}着^テ頭^{カウ}賊^{ゾク}。」

「教^ウ給^フ我^ガ那^ノ趕^{カン}槍^{チヤウ}！」孫^{サン}老^{ラウ}者^コ抱^ウ了^{シテ}抱^ウ拳^{ケン}。

沙^{シャ}子^コ龍^{リウ}下^リ了^{シテ}台^{タイ}階^{カイ}，也^モ抱^ウ着^テ拳^{ケン}：「孫^{サン}老^{ラウ}者^コ，說^{イハ}真^{マコト}的^ニ吧^ニ；

那^ノ條^{テウ}槍^{チヤウ}和^ハ那^ノ套^{タイ}槍^{チヤウ}都^{モト}跟^テ我^ガ入^イ棺^{カン}材^{サイ}，一^{イツ}齊^{セイ}入^イ棺^{カン}材^{サイ}！」

「不^フ傳^{デン}？」

「不^フ傳^{デン}！」

孫^{サン}老^{ラウ}者^コ的^ノ鬍^ヒ子^コ嘴^{クハ}動^ウ了^{シテ}半^{ハン}天^{テン}，沒^ヘ說^{イハ}出^ス什^ニ麼^ニ來^ニ。到^イ屋^ウ裏^リ

抄起藍布大衫，拉拉着腿：「打攪了，再會！」

「吃過飯走！」沙子龍說。

孫老者沒言語。

沙子龍把客人送到小門，然後回到屋中，對着牆角立着的大槍點了點頭。

他獨自上了天匯，怕是王三勝們在那裏等着，他們都沒有去。

王三勝和小順們都不敢再到土地廟去賣藝，大家誰也不再爲沙子龍吹騰；反之，他們說沙子龍栽了跟頭，也不敢和個老頭兒動手，那個老頭子一脚能踢死個牛。不

要說王三勝輸給他，沙子龍也不是「一個兒」。不過呢，王三勝到底和老頭子見了個高低，而沙子龍連句硬話也沒敢說。○「神槍沙子龍」慢慢似乎被人忘了。

夜靜人稀，沙子龍關好了小門，一氣把六十四槍刺下來；而後，拄着槍，望着天上的群星，想起當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風。用手指慢慢摸着涼滑的槍身，又微微一

笑，「不傳！不傳！」

中華民國卅五年十一月初版

(新民)

注音國語文選(No. 2)

斷魂槍

實價臺幣陸元

有 版 權

編選者 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

印刷者 臺灣書店印刷部

發行者 臺灣書店

臺北市重慶南路(本町)四段廿二
電報掛號：〇四一四(決)
郵匯掛號：七八二一

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